

J O D I P I C O U L T

被贴上标签的人

SALEM FALLS

我们可能被伤害，但是绝不能被打倒。

[美]朱迪·皮考特 著

郭宝莲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J O D I P I C O U L T

被贴上标签的人

SALEM FALLS

[美]朱迪·皮考特 著

郭宝莲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2号)

邮编100028

电话010-69031000

网址www.bjup.com.cn

ISBN 7-5000-7160-1

定价25.00元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印刷厂：北京联合印刷厂

（北京）010-69031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贴上标签的人 / (美) 朱迪·皮考特著; 郭宝莲

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9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502-7906-3

I. ①被… II. ①朱… 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9354号

SALEM FALLS

by Jodi Picoult

Copyright © 2001 by Jodi Picoul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ria Book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6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 01-2016-3417

被贴上标签的人

作者: [美]朱迪·皮考特

译者: 郭宝莲

责任编辑: 夏应鹏

选题策划: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特约编辑: 赵思婷 夏文彦

封面设计: 刘倩

版式设计: 陈宇婕

责任校对: 曹振民 绳刚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 405千字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17印张

ISBN 978-7-5502-7906-3

定价: 5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二〇〇〇年三月

北哈福希尔村

新罕布什尔州

上路几英里后，杰克·圣布莱德就决定放弃过往的一切。

冻得瑟缩的他，沿着十号公路茫然前行时，下定这样的决心。今早，他穿上卡其裤、领口裂开的白上衣、硬挺的皮鞋，系上光滑的皮带——这一身，正是去年八月，五千七百六十个小时前，他所穿的衣物。这个早晨他穿上后，蓝色猎装明显过大，裤头也松垮。杰克心想，体重掉了不少。然而，半晌后，他想到，其实这八个月来，真正失去的，是尊严。

真希望有件大衣可以御寒，偏偏出狱当天，能穿的只有进监报到时的衣物。入监的那个炎热下午，他全身上下只有皮夹里的四十三美元，一片口香糖以及一串钥匙——而这些钥匙所能开启的门，都不再欢迎他了。

出狱的狱友，要不是有家人来接，就是自己安排好了交通工具，唯独杰克，没人等着他回去，而他自己也没想到可以搭便车。总之，监狱的大门一关，大锁一扣上，他就开始往前走。

皮鞋被雪浸湿，裤子被疾驶而过的卡车溅满雪泞。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司机摇下车窗，但杰克继续费力往前走，因为他相信出租车停下来是为了载别人。

“车子抛锚了？”司机朝车窗外喊道。

杰克回头，身后没人。“我本来就是用走的。”

“天气这么糟，很难走吧。”司机说。杰克直盯着他。过去这一年，像这样的闲聊次数屈指可数。毕竟，低调退缩，不跟人往来，日子会比较好过，也不会惹上麻烦。“你要去哪里？”

事实上，他也不晓得自己要去哪里。有太多问题他压根儿没想过，其中多数是很实际的问题：可以靠什么谋生？交通工具？住哪里？他不愿回新罕布什尔州的忠诚镇，连东西都不想回去收拾。有什么意义呢？反正那份工作回不去了，他也不再是以前的他，既然如此，何必去收拾那些刻画着过往痕迹的物品？

司机皱起眉头，说：“嘿，老兄，进来吧？”
杰克点点头，站在原地等着信号闪光和哔哔声响，还有门门开启的咔声，但什么都没等到。半晌，他才想起，这是外头的世界，进门之前，不需等人把门锁打开。

第一部

杰克上山去提水

吉儿也跟随

杰克跌跤摔破头

吉儿跟着他滚落

杰克爬起奔回家

奶奶包扎他的头

用了醋和褐纸头

阿瑟·米勒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是阿瑟·米勒在《激情年代》中，通过主人公之口说出的一句话。这句话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深刻的讽刺意义。它不仅揭示了主人公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道德与法律的扭曲认知。主人公在追求个人理想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社会的种种压力与诱惑，最终在道德与利益的冲突中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不仅是对个人良知的背叛，也是对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挑战。

事实上，他并不想开口。——深。在阿瑟·米勒的《激情年代》中，主人公面临着道德与利益的抉择。他可以选择坚守原则，也可以选择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然而，他最终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不仅是对个人良知的背叛，也是对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挑战。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在现实面前妥协的普通人。这种转变让人感到惋惜，也让人深思：在现实面前，我们是否还能坚持自己的原则？

除了公开忏悔，难道没有更好的赎罪方式吗？

——阿瑟·米勒剧作《激情年代》
的台词，能什么你夜等。老新时夜以继日。这是不义也世界，老行
之策，不新时人主行时打环。

看时新时新去
尖时新时新性
尖时新时新了俱

二〇〇〇年三月

塞勒姆瀑布镇

新罕布什尔州

这是艾迪·皮巴蒂的人生当中，第二悲惨的一天：冰箱和洗碗机同时坏了，那种感觉就像爱情长跑多年的情侣无法想象没有对方该如何活下去。对别人来说，这或许是考验，但对经营餐厅的艾迪来说，别人的一点考验可是会膨胀成无限的灾难。艾迪站在“零度以下”牌的货柜式冰箱前，双手贴在不锈钢的冰箱门上，仿佛想通过念力，让它开始启动。

她陷入两难。到底哪种情况比较糟：违反食品健康的规定，或者关店所损失的营业额。店家最多只能提供十公斤的干冰，根本撑不了多久，再过几个小时，艾迪就得把好几桶的肉汁、炖料和鸡汤全丢掉，这可是今天早上才做好的啊。“我在想，”在冰箱前站了半晌后，她终于开口说话，“来堆雪人吧。”

“现在？”厨师黛里拉说，她交叉在胸前的手臂粗得像打铁匠，“艾迪，大家都说你疯了，我从不相信，可是——”

“堆好的雪人放入冰箱，或许可以撑到冰箱修好。”

“雪人会融化的。”黛里拉说，不过艾迪看得出来，她的脑袋正在评估这种可能性。

“融化就清理干净，继续堆啊。”

“所以，你打算让顾客捍卫自己的食品安全？”

“不能这样说，”艾迪说，“应该说我要请他们帮忙。你能把克洛伊的靴子拿来吗？”

才早上十点，客人不算多，六张隔间只坐了两桌，一桌是一个妈妈和她的学步小娃，另一桌是一个生意人，他正在擦抹笔记本电脑上的糕饼屑渣。另有两个年长的常客，史都华和华勒斯，窝在柜台前，一边喝咖啡，一边针对报纸头条激动地争论着。

“在场的女士和先生，”艾迪高声说，“我很高兴在此宣布，本餐厅冬季嘉年华即将开始。第一个活动就是堆雪人比赛。麻烦大家到外头，活动立刻开始——”

“外头很冷！”华勒斯大声抗议。

“是啊，当然冷，不然我们举办的就是夏日嘉年华。这个比赛的得主，将可以……免费享用本店一个月的早餐。”

史都华和华勒斯耸耸肩。好征兆。小女娃乐得在长椅上蹦蹦跳跳，像煎锅上的爆米花。只有那个生意人，一副不买账的模样。其他人慢慢走出去，艾迪走向生意人的桌子。“你听着，”生意人说，“我不想堆雪人，可以吗？我是来这里吃早餐的。”

“嗯，可是现在不供应早餐了欸，我们要堆雪人。”她对他嫣然一笑。

男人被她这么一笑，顿时无措，丢了一把零钱在桌上，收拾外套和计算机，起身准备离去。“疯子。”

艾迪看着他离开。“是啊，”她喃喃说道，“大家都这么说。”

户外，史都华和华勒斯裹着厚厚的围巾，气喘吁吁，口鼻在围巾里呼出热气，动手堆了一个挺像样的穿山甲。黛里拉做了一只鸡，

一只羊腿，还有攀爬的豆类植物。至于那个小女娃，穿上铁灰色的雪装，躺在地上，挥动手脚，让雪地出现天使的形状。

有一次克洛伊问：天堂在哪里？是在雪的家的上面，还是下面？

“算你走运，”黛里拉告诉艾迪，“要是没雪的话，看你怎么办？”

“这里三月什么时候不下雪的？还有，这不叫走运，如果修理冰箱的能提早一天来，那才是走运。”

就在这时，突如其来冒出一个男人的声音，“有人在吗？”艾迪还以为自幻听了。

“来了。”艾迪见到从转角冒出来的是一名年轻警察，不是电器维修员，略显失望，“嗨，欧瑞恩，你来喝咖啡啊？”

“不是，艾迪，我来是为了公务。”

她开始眩晕。难道会计这么快就跟卫生单位举发她了？执法人员有权力直接叫她关门歇业吗？不过她还没提出质疑，欧瑞恩就开口了。

“是你爸，”他解释，整张脸冻得红通通，“他被逮捕了。”

艾迪冲入警局，以惊人的力道把双扇门推开，一阵冷风趁机灌进来。“天哪，”值勤警察说，“但愿库尔特芒什已经躲好了。”

“他人呢？”艾迪一开口就质问。

“我猜，应该是躲在男厕马桶间，要不，就是把自己塞入简报室的置物柜里。”警察抓抓下巴，继续说，“说到这个，有一次我老婆发飙来征讨我时，我甚至躲进巡逻车的后车厢呢。”

“我说的不是库尔特芒什。”艾迪咬牙切齿地说，“我说的是我爸。”

“哦，罗伊被铐住了。”接着，仿佛想起什么似的，他的脸抽搐了一下，“可是，如果你是来这里带你爸出去，还是得跟威斯谈过才行，因为人是他逮捕的。”他拿起电话，“艾迪，你坐一下，威斯有空时我会告诉你。”

艾迪脸一沉，说：“不用你讲，他来了我一定知道。臭鼬出现前老远就闻得到。”

“干吗呀，艾迪？用这种口气跟救你老爸一命的人说话？”

威斯·库尔特芒什出现了，一身蓝制服，徽章亮得像他的第三只眼，那帅气模样足以诱使塞勒姆瀑布镇的女人们为了被他亲手逮捕而犯罪。然而，艾迪觑他一眼后，心想，有些男人就是有赏味期限——而这念头并非第一次出现。

“在我看来，逮捕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不能说是救他一命。”她气呼呼地说。

威斯抓住她的手肘，温柔地把她带到走廊，避开值勤警察的耳目。“你爸又酒驾了，艾迪。”

艾迪面红耳赤。罗伊·皮巴蒂的酒瘾在塞勒姆瀑布镇早就不是秘密，不过上个月他变本加厉，发了酒疯后，跑到镇上吉勒斯·科尔利的雕像四周，不停开车绕圈——吉勒斯·科尔利是十七世纪猎杀女巫潮当中，唯一受害的男性。罗伊的驾照早被吊销，艾迪为了老爸的安全，也把他的车子报废掉，而她那辆马自达，明明好端端地停在餐馆，他到底开的什么车？

威斯仿佛听到她内心的疑问，直接说：“他开着他那辆割草机，行驶在十号公路的路肩。”

“割草机？”艾迪不敢相信地重复这句话，“威斯，这玩意儿的时速顶多十公里吧。”

“是二十五公里，不过时速多少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没驾照。要把机动车辆开上马路，必须有驾照。”

“他可能有要紧的事……”

“最好是。艾迪，我们从他身上没收了一瓶七百五十毫升的全新伏特加。”威斯打住，半晌后又开口，“他去了北哈福希尔村的酒坊，正要回家。”他看着正在搓揉太阳穴的艾迪，“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威斯，你管的事够多了。天哪，你竟然去逮捕一个开着割草机兜风的老人家。你这么无所不用其极要维护公共安全，最好他们会颁发紫心勋章或什么鬼东西来褒扬你。”

“等等，我要维护的，是……罗伊的安全。万一有卡车转弯过急，直接撞上他，那该怎么办？或者，他开着割草机睡着了？”

“现在我可以直接把他带走吗？”

威斯若有所思地打量她，那模样让艾迪觉得，自己的心思正在被人整理分类，某些想法被揭开，某些念头被推到一边。她干脆闭上眼睛。

“当然可以，”威斯说，“请跟我来。”

他领着她前往走廊底的一个房间。那儿有张大桌子，一名警察在桌子后方，还有一个高台，上头有按压指纹的印台。远处是三间阴暗的小牢房。威斯碰碰艾迪的前臂，说：“艾迪，我不会把他移送法办。”

“感谢你日行一善。”

他哈哈大笑，尔后离去，没多久，她听见铁门被推开，声音如利刃出鞘。“罗伊，猜猜谁在外头等你？”

接着，传来她父亲的声音，速度悠缓，犹如倒出的蜜。“我的玛

格丽特？”

“恐怕不是。你的玛格丽特已经离开五年了。”

他们从转角处走过来，她父亲软趴趴，全身重量都由威斯来扛。罗伊·皮巴蒂这老人家浑身充满魅力，一头银发如鸽子内翼般雪白浓密，一双蓝眼总是藏着秘密。“艾迪！”见到女儿，他开心大叫，“生日快乐！”

他还整个人扑上前，害艾迪踉跄了一下。“来，爸，我们回家。”

威斯的拇指往腰带一插，说：“要不要我帮忙扶他上车？”

“不用，谢谢，我们可以自己来。”这一刻，她的父亲变得比克洛伊轻，而且感觉起来更脆弱。艾迪扶着父亲离去，笨拙的移动姿态就像参加两人三脚的比赛。

威斯替他们撑住门。“呃，艾迪，我很抱歉，在你生日这天打电话把你叫来处理这种事。”

她回答时没停步。“今天不是我生日。”继续扶着父亲往外走。

早晨六点半，吉莉安·邓肯点燃一根火柴，然后将体温计迅速划过火焰，造假出来的温度足以让爸爸相信，她感冒发烧，不能去学校。她打算早上赖在床上，听摇滚女歌手埃拉妮丝·莫莉塞特的音乐，将一头红发编成辫子，把手脚的指甲涂成电光蓝。她已经十七岁，可以照料自己，但爸爸还是休假一天在家里陪她。她很不高兴爸爸做了这个决定，不过，她也为自己成功骗过爸爸而暗自窃喜。艾默斯·邓肯所经营的邓肯药厂算是塞勒姆瀑布镇最大的企业，因此邓肯先生也被公认为当地最有钱、最忙碌的居民。不过，即便如此，他还

是经常抽出时间来陪女儿，尤其是老婆在吉莉安八岁那年过世之后。

就在她在房里无聊到快发疯，准备做点过分的事情时——比如拿起课本来读——门铃响了。吉莉安仔细聆听，发现楼下传来的是朋友的声音。“嗨，邓肯先生，”梅格说，“吉莉安还好吗？”

他还没开口回答，惠特妮就打岔。“我们带了软糖来给她。我妈说，这种糖可以吸热，让她退烧，就算没有用，吃起来也蛮好吃的。”

“我们还帮她带了家庭作业来。”切尔希说。这女孩个性羞赧，个头高到让人看了不舒服。她是吉莉安刚认识的新朋友之一。

“哇，感谢上帝，你们都来了。”邓肯说，“你们这些小姑娘成天黏在一起，偶尔不见你们在她身边，我还会认不出她是我的女儿呢。我来看看她醒了没。”

吉莉安躲入被子里，装出病恹恹的样子。爸爸开门，探头进来。“要不要她们陪你，吉莉安？”

吉莉安揉揉眼睛，坐起来。“跟她们聊一下也好。”

他点点头，把女孩叫上楼。梅格带头进入房间，随之而来的是运动鞋踩在楼梯的热闹砰砰声。“这个房间简直跟我家一样大。”切尔希进房后，喘着气说。

“也难怪……”惠特妮说，“这是你第一次参观宫殿吧。”

吉莉安斜觑了父亲一眼。镇上大家都开玩笑，说邓肯先生之所以不愿意跟大家一样住在道路和设施齐全的西区，而把房子盖在东区，就是因为他想远离人群，盖一间属于自己王国的宫殿。

“是啊，”艾默斯故意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今年春天，我还打算盖一座吊桥，跟外界相通。”

切尔希睁大眼，说：“真的吗？”

惠特妮哈哈大笑。她喜欢吉莉安的爸爸；她们都喜欢他，因为他让她们觉得自己备受欢迎。

“不准把她累坏，”艾默斯说，“否则我就叫你们去挖护城河。”说完后他对切尔希眨眨眼，然后走出房间，并把门带上。

女孩们一个个躺在地毯上，像一朵朵飘在池塘上的莲花。“所以，”梅格问吉莉安，“你看了《热情如火》吧？”

梅格·萨克斯顿是吉莉安的第一个好朋友。这女孩长大了，一张脸还是婴儿肥，褐色卷发在肥嘟嘟的脸颊两侧往外乱翘。

“我没在看电视，我在睡觉。”

“睡觉？我以为你是装病。”

吉莉安耸耸肩，说：“我没在装，我只是用融入演技法，让自己融入生病的角色。”

“哦，对了，告诉你哦，三角函数的测验烂透了，”惠特妮·欧尼尔说。她是镇长的独生女，大美人一个。她打开那袋软糖，自顾自地吃了起来。“我们来写咒语，让这次的考试能拿到A，如何？”

切尔希紧张地环视漂亮的大房间，然后看看吉莉安。“你爸就在楼下，你确定我们可以在这里施展魔法？”

当然可以，而且她们就要这么做。她们研习魔法将近一年，所以今天下午才要聚在一起。“如果不行，我找你们来干嘛。”吉莉安说，从床垫和床架之间抽出一本黑白的笔记本，封面上有泡泡形状的字体：《暗影之书》，字母O还被画成笑脸。吉莉安下床，走到大大的浴室里，其他人听见她转开水龙头的声音。一会儿后她回房内，手上端着一杯约两百三十毫升的水。“拿着，”她把水递给惠特妮。

“喝下去。”

惠特妮啜饮一口，然后吐在地上。“好恶心，怎么是咸的！”

“咸的又怎样？”吉莉安说，同时在朋友的四周绕行走动，将盐巴撒在地毯上。“难道你们要浪费时间洗澡？还是知道有什么方法比用盐净身更好？”

惠特妮皱着脸，再喝一口，然后把水杯递给其他人。“我们今天做简便快速版，好不好？”梅格建议，“我如果没在四点半以前回到家，我妈会杀了我。”说完后她匆忙就定位——坐到吉莉安·邓肯的对面。惠特妮和切尔希则在正方形的另外两个角坐定。吉莉安伸手去拉惠特妮的手时，感觉到一阵冷风从窗缝灌入。惠特妮的掌心掠过梅格的手掌，就在这时，床边桌的台灯黯淡下来。梅格的手去碰触切尔希时，笔记本开始啪啦翻页。最后，切尔希抓住了吉莉安的手，空气顿时浓稠得难以呼吸。

“你的圆圈是什么颜色？”吉莉安问切尔希。

“蓝色。”

“你的呢？”

梅格紧闭双眼，说：“粉红色。”

“我的是银色。”惠特妮低喃道。

“我的是纯金色。”吉莉安说。四个女孩的眼睛都闭着，但从过去一年的研习，她们知道不须睁眼就能看见各自圆圈的颜色。她们坐着，心思随着一股力量扑动昂扬，这时，一道又一道色彩如蛇盘绕，包围着她们，将她们团团围住。

“又来了。”艾迪把罗伊·皮巴蒂拖进厨房时，黛里拉叹了一口气，说道。

“还用得着你说。”艾迪咬牙切齿地说，因为她被踉跄的父亲重

重踩到脚背。

“那位是黛里拉吗？”罗伊伸长脖子，兴高采烈地说，“她可是全新罕布什尔州最美丽的厨师哦。”

艾迪设法把爸爸推上狭窄的楼梯，准备送他回他位于餐馆楼上的住处。“克洛伊有没有给你惹麻烦？”她回头高声问道。

“没有，亲爱的，”黛里拉叹了一口气，说，“一点都不麻烦。”

使出全副力气，艾迪终于把罗伊弄上楼。“爸，要不要坐下？”上楼后她轻声说，引导他到那张已经磨损破旧的扶手椅坐下。这张椅子，打从艾迪有记忆以来，就在那个位置，数十年如一日。

黛里拉煮好午餐了，炖肉气味窜涌而上，弥漫在编织地毯上——萝卜、牛肉汤底和百里香。还小时，她就相信，餐馆的气味已经深植在她的体内，构成她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她的血液或骨头。爸爸也有这种感觉，曾经有过。但这七年来，他不曾主动站到炉子后方。她纳闷，是不是踏入厨房，他就会感觉到失去手或脚时所产生的幻痛，所以，他要喝酒来麻痹他的痛。

艾迪蹲在椅子边。“爸。”她低唤。

罗伊眨眨眼。“宝贝。”

泪水涌出她的眼。“我需要你帮忙。餐馆，我忙不过来，我需要你——”

“唉，艾迪，不要吧。”

“你在收银台就好，不用进厨房。”

“你根本不需要我在收银台，你只是想随时看着我。”

艾迪心虚地红了脸。“不是这样的。”

“没关系。”他把手盖住她的手，捏了捏。“偶尔知道有人关心